

豫剧正青春

夏先清 温小娟 张 巍

引子

“七一勋章”颁授仪式后，李连成又回到熟悉的西辛庄村。

他站在村里的吃亏石前，跟往常一样唱起《吃亏歌》。“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，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……”这段豫剧《村官李天成》里的唱词，他唱了20多年，也如唱词般扎扎实实干了几十年。

戏里戏外，一个人和一出戏就这样“长”在了一起。

唱的是百姓的家长里短，演的是时代的潮起潮落。300多岁的豫剧，戏台搭在田间地头，也搭在城市聚光灯下。梆子声起，唤来围着舞台迟迟不愿散去的老戏迷，也唤来屏幕前一遍遍刷着手机的年轻人。

“唱的可不就是咱身边的事儿嘛”

今年7月1日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，全国共有8名共产党员荣获“七一勋章”，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名列其中。

消息传到鹤壁，正在当地演出的豫剧名家贾文龙再次唱响《吃亏歌》，唱得格外动情。“以前观众看这出戏时总感慨，要是我们也有这么好的书记就享福了。原型人物获此殊荣，是对一名实干书记的最高褒奖，也是对豫剧现实主义创作最好的激励。”贾文龙激动不已。

2001年，河南豫剧三团与濮阳市豫剧团走进西辛庄村实地采风。创作团队第一次见到李连成，看到的是一个“土”得掉渣的农民，穿戴不讲究，生活细节不讲究，蹲在田埂上就能跟人聊半天。“我不喝村里一盅酒，不抽村民一根烟，不花村里一分钱。”这是李连成上任时对全村人的承诺。

创作团队被震住了。“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，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。”编剧把这些话一句一句记下来，最终成就了脍炙人口的《吃亏歌》，一部以李连成为原型的现代豫剧《村官李天成》应运而生，完成了现实榜样人物与舞台艺术的双向奔赴。《村官李天成》自搬上舞台至今20多年来，演出超过800场，深受百姓欢迎。

从豫剧经典《朝阳沟》到现代戏《村官李天成》，中原大地上一个个鲜活的奋斗故事，成为豫剧最旺盛的生命力。

如果说，脚下的热土是豫剧的根，那么，戏迷的痴就是豫剧的本。

8月14日傍晚，郑州新密市大隗镇黄湾寨村，暑气未消，广场戏台已搭好。这是河南豫剧三团下乡演出的第一天，各式小马扎从台前一直摆到广场尽头。

“戏是村里请的。4天共7场戏，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朝阳沟》《村官李天成》《全家福》……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戏。”河南豫剧三团团长贾高峰如数家珍，“贾文龙、杨红霞、马兰、盛红林、李书奇……名家悉数到场。”

59岁的戏迷王留英提前5个小时到，才抢着前几排的“黄金观赏位”。很多戏在乡下上演，路途遥远，骑电动车不方便。几年前，她狠了狠心，硬是逼着自己学会了摩托车，“今天骑了近60公里赶来，我每个月能休息4天，为了看三团的戏，一口气请了3天假”。

这样的戏迷还有很多。66岁的周凤奇提前1个月打听戏讯。“词儿都能背下来，可听到‘亲家母你坐下’，心里还是暖洋洋的，这唱的可不就是咱身边的事儿嘛！”

戏终人散。观众齐香云麻利地收起小马扎：“咱农村人，没啥别的消遣。

耳朵一听见梆子响，浑身都舒坦。戏来了，就是年。”

这样热乎的场景，在河南农村是常态。

“豫剧唱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子。”豫剧评论家贺宝林觉得，忠孝节义、家国情怀、家长里短的主题，非常契合百姓朴素的价值观念，很容易引发共鸣。不仅如此，豫剧演出形式亲民，戏台常搭在田间地头，观众自带板凳，与演员的距离很近，听戏时能获得极强的参与感和幸福感。

豫剧，俗称“河南梆子”，勃兴于清代乾隆年间，在河南“土梆戏”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秦腔、蒲剧等姊妹艺术的精华，逐渐形成独立剧种。

从黄河岸边的土台子上起步，豫剧300年间从开封、杞县一带的“土梆戏”逐步繁衍出祥符调、豫东调、豫西调、沙河调四大支派，形成了朴直浑厚、丰富细腻、乡土气息浓厚的剧种特色，最终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剧种之一。全国13个省区有专业豫剧团163个，民营院团近2000家，从业人员号称“十万大军”，每年累计演出40多万场。

一声梆子、一段唱腔、一群人——这是豫剧的根，在民间，在人心。

根在农村，但城市才是未来的主场

豫剧不缺观众。但观众在哪儿看、看什么，正在发生变化。

“豫剧如果停留在乡村舞台，观众只会越来越老。一个剧种缺少年轻人的关注，长此以往就唱不下去了。”说这话的人，是豫剧名家、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。在他看来，豫剧的根扎在乡村的泥土里，但城市才是未来的主场。

卸任河南豫剧院院长之后，李树建反而更忙了。2024年起，他带领团队，先后在上海豫园、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和北京河南大厦，做起了豫剧沉浸式驻场演出。

很多人说他“折腾”。他的《程婴救孤》演了20多年，演遍30个国家和地区，登上美国百老汇，进过好莱坞杜比大剧院，60多岁的人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

李树建不这么想。农村有市场无消费力，靠政府送戏；城市有消费力却缺乏常态化演出——这是一道豫剧必解的题。

河南艺术中心的小剧场内，T台延伸至观众席。程婴坐在观众身边演唱，泪水涟涟。屠岸贾的爪牙走进观众席，地毯式搜查赵氏孤儿。观众不再是“看戏人”，而是“入戏人”。“程婴，你快告诉他真相啊”“程婴，你别哭”……台下观众身临其境，情不自禁地呼喊，剧场成了共情场域。

有人问，这不是“讨好”观众吗？

李树建答得干脆：“戏曲的创作与演出要以观众为中心，以观众的欣赏需要为目的。承认观众的存在，重视观众的需求，就是尊重戏曲的艺术规律。”

在城市中打造小剧场豫剧驻场演出，引入T形舞台，最明显的成效是吸引了一大批豫剧年轻观众。

另一种解题思路，则是尝试新题材。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素真领衔主演的新编历史剧《妇好》，依托安阳殷墟妇好墓的考古成果，用豫剧艺术“复活”沉睡3000年的商文明，将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。《妇好》在郑州大剧院的票价从50元到200元不等，首演售罄后继续加场。

舞台上，象征王权的青铜钺寒光乍现，鸦尊的神秘纹路化作流动光影。甲胄上的“妇好”二字忽被水袖拂过——商代女将军踏着鼓点抬步，从3000年尘埃里走出，将大商的壮阔与柔情揉进唱腔里。观众感叹：“现场听豫剧，比想象中震撼一万倍！”

检验一个剧种是否真正拥有市场，标准很朴素：看观众愿不愿意掏钱。越来越多的戏迷买票进了城里的剧场，开票即售罄逐渐成为豫剧城市演出的常态。“素韵·真声——吴素真2026个人演唱会”一票难求，豫剧交响乐《朝阳沟》同样如此。

从《妇好》的考古叙事，到沉浸式小剧场的近距离体验，从传统剧场的“我演你看”，到新场景的“你入我戏”，豫剧正用自己的行动回答时代之问：当萌芽于田间地头的古老戏曲遇见新时代的观众，如何打

破城乡壁垒和代际隔阂？

答案只有一个：把观众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剧中人”，努力让300年的梆子声在城市的聚光灯下站上C位。

流量引进门，功夫留住人

戏曲传承，关键在人。

今年4月，谢彦巧的“巧遇”全国专场巡演来到洛阳站。一出《花打朝》，疾恶如仇、风风火火的“七奶奶”让戏迷直呼过瘾。谢幕环节，主角“七奶奶”却不见踪影。台上演员高呼“七奶奶”，观众用目光搜寻。扮演“七奶奶”的谢彦巧从观众席闪现，热情与观众击掌互动，继而飞奔至台前。

“太别致了！”一名观众感叹，“这个谢幕活脱脱就是七奶奶的性格。”

“95后”豫剧马派传人谢彦巧是豫剧大师马金凤最小的弟子。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，她没有选择传统团，而是开启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实验：在直播间里唱讲豫剧，积累了以“90后”“00后”为主的50多万粉丝；创办“戏曲·圆桌派”，以低门槛、强互动形式吸引年轻人跨城追戏；与郑州大剧院连续4年合作，全本大戏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花打朝》《花枪缘》《余太君抗婚》几乎场场满座，购票者六成以上是年轻人。

“市场的反馈是及时、迅猛、不留情面的。”谢彦巧把直播间当作“第二舞台”，后台粉丝的地域、年龄画像，成为她观察市场的样本。2026年，她开启全国个人巡演“巧遇”，选择了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天津等省市——演出地既与豫剧渊源深厚，又参考了大数据分析。留住老观众，开拓新观众，这是属于年轻戏曲人的“市场实验”。

河南豫剧院青年团“90后”豫剧演员、上海戏剧学院在读硕士生杜永真凭借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》演出片段在网络上出圈，被网友誉为“最美穆桂英”。塑造穆桂英时，她打破对人物的符号化解读，抓住其“武艺高强却内心火热”的特质，演出了穆桂英的铁血柔情。

“以前年轻，觉得很多程式动作只是为了做而做，甚至一度厌倦过。”杜永真坦言。但在百余场面对不同观众的演出后，她开始重塑自己的表演逻辑：“要强化眼神和内心。穆桂英见到杨宗保，第一眼是惊艳，接着是羞涩，想拉手又碍于礼节收回来……把内心的情绪放大给观众看，这才是戏。”

“穆桂英的‘萌’是真性情，不是卖萌。老戏在新时代下有新诠释。穆桂英的敢爱敢恨，与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真挚情感是相通的。”杜永真琢磨戏更琢磨“功夫”，“我的腿属于‘回龙腿’，一天不练绑带就缩回去，但为了刀马旦的功夫，必须咬牙硬撑。”

在自己的折子戏专场，杜永真横跨闺门旦、花旦、刀马旦3个行当，连演《盘夫索夫》《表花》《三上关》，观众反响热烈。她却给自己打了“不满意”，下场后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意外的话：“不满意，还得练。”

拉近豫剧与年轻人的距离，河南明星播主大爱剧团走了另一条路。

这个民营剧团，演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以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《梨园春》节目的明星播主为班底，每年演出600多场。自2020年起，剧团在抖音等平台开通账号，把直播间变成“线上剧场”，全网粉丝近800万。

从谢彦巧的直播间到大爱剧团的“线上剧场”，再到杜永真对自己的“不满意”，这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：300年的豫剧，如何与今天的年轻人相遇？

流量把年轻人引进门，但留住他们的，还得是台上的真功夫。而这群年轻人最动人的地方在于——他们既懂得如何让豫剧被看见，更懂得如何让豫剧值得被看见。

那些戏里的人、情、义、理，从未老去

在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的仓库里，许多老剧本纸张泛黄甚至残缺不全，服装道具都已蒙尘。保护中心主任王柯军看着心疼，却无能为力。受限于经费和人力，抢救的事一拖再拖。

2025年8月1日起，《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正式施行。这是河南首次以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形式，系统规范一个戏曲剧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。

“县级以上文旅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豫剧资源调查，征集、抢救、保护珍贵档案、口述历史与实物，并对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、曲牌进行挖掘整理、复排演出、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……”王柯军心心念念的事情，在《条例》中有了回应。他期待，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成豫东调戏曲博物馆，完整留存展示豫东调的源流记忆。

这一天，豫剧人等了很久。“为豫剧保护立法，是豫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。”全程参与立法调研的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吴亚明说，传统剧目流失、传承人老龄化、基层院团生存困难……这些系统性难题，正考验豫剧这棵大树的根基，“我们正着手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计划。立法只是开端，重在落地执行”。

对豫剧来说，“人民艺术家”常香玉一生引为座右铭的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字，刻在一代代豫剧人日复一日的坚持里，扛在他们一头挑着传承一头挑着创新的肩膀上。

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排练厅有面墙，贴满了演出安排。密密麻麻的日期、地点、剧目，几乎没有空白。演员们清晨五六点起床练功，一天练“四班功”，是常事。

记不清有多少个凌晨，吴素真都在排练厅里“磨戏”。12岁从艺，师承豫剧陈派名家牛淑贤，是“豫剧皇后”陈素真的再传弟子，她做了一件很多人想做却没做的事：复排陈派《白蛇传》。这出戏，陈素真生前演出过，但未能流传下来。没有完整剧本，没有影像资料，只有老戏迷口中零星的记忆和几段残缺的唱腔。

吴素真不甘心。

四处寻访，找到陈素真生前的琴师、合作者，一点一点抠唱腔；翻阅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档案，从泛黄纸页里打捞线索；反复听老一辈留下的录音，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还原陈派韵味。有人劝她：“何必呢？排新戏多省事，复排老戏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讨好。”她不听。

排练场上，她跟自己较劲。一个转身、一个眼神、一句拖腔，达不到陈派的味道，就一遍一遍重来。牛淑贤看着心疼，忍不住说：“这个动作，要‘巧’，不要‘拙’。观众看的是美，不是技巧。”吴素真就咬着牙，把“拙”一点点磨成“巧”。

最终，她把《白蛇传》重新搬上舞台。在保留陈派唱腔韵味的同时，加入京剧的表演元素，让原本以粗犷激昂闻名的豫剧多了几分温婉柔和。正是这出《白蛇传》，让她成功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

2024年，吴素真带着巡演品牌“豫音绕梁”来到法国，站上了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的舞台。

在这个以创新和先锋著称的戏剧节上，吴素真没有做任何“讨好式”的改编，而是用最传统的表演去面对不熟悉中国戏曲的法国观众。结果，《宇宙锋》中赵艳容抓破脸装疯的情节，法国观众看懂了；《拾玉镯》中孙玉姝数鸡、找鸡的细节，他们也看懂了。剧终谢幕6次，观众鼓掌不舍离去。阿维尼翁媒体评审团看了150场演出，将“豫音绕梁”推选为戏剧节最值得看的21部推荐作品之一。

豫剧演出圈，远不止一个吴素真。

乡村流动舞台上，夏天戏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。演员穿着厚重的手绣靠旗和戏服，一场戏演下来，汗水和着油彩一起往下淌。

直播间里，年轻的豫剧演员对着镜头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屏幕那头有人点戏、有人提问、有人默默听着。演员们看不见那头是谁，却依旧全情投入——多一个人听，豫剧就多活一分。

9月19日晚，第六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开幕。忙着搞驻场演出的李树建来了，唱响《焦裕禄》《村官李天成》《重渡沟》“公仆三部曲”的贾文龙来了，带着新戏《妇好》的吴素真来了……名家与青年演员联袂登台，喀麦隆、孟加拉国的友人也站上舞台，中外豫剧人同唱一曲《豫韵华章》：“黄河滔滔千重浪，梆子声声传四方……”

300年，听起来很长，但豫剧里的人、情、义、理，那些朴素的忠孝节义，那些滚烫的喜怒哀乐，那些“吃亏”的担当，从未老去。

“只要老百姓还爱听，我就一直唱下去。”贾文龙说。

喧嚣退去，豫剧未老，因为它一直站在人群中间。

陶然

来稿邮箱：fukan@jirbs.cn